

我愿一辈子住在你心上  
那里是世界上最柔软的地方

# 我若在你心上

师小札

著



Make You the  
Only One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 我若在 你心上

师小札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若在你心上 / 师小札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,  
2014.12

ISBN 978-7-5500-1139-7

I . ①我… II . ①师… III 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8541号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：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E-mail [bhz@bhzwy.com](mailto:bhz@bhzwy.com)

书名 我若在你心上

作者 师小札

出版人 姚雪雪

出品人 李国靖

特约监制 何亚娟

责任编辑 游灵通 黄博文

特约策划 何亚娟

特约编辑 邹爽

封面设计 郑力珲

封面绘图 郑力珲 刘博睿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1/16 710mm × 980mm

印张 21.75

字数 410千字

版次 2015年1月第1版

印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32.00元

ISBN 978-7-5500-1139-7

---

赣版权登字：05-2014-255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 目录

CONTENTS

Chapter 1	传闻中的慕大师 / 001
Chapter 2	我对你不够好吗 / 027
Chapter 3	有点欢喜有点不安的感觉叫作心动 / 067
Chapter 4	他就这样亲了一下她的眼睛 / 104
Chapter 5	她想和他在一起的念头胜过了其他一切 / 136
Chapter 6	他会允许你做他的女人吗 / 157
Chapter 7	一辈子不长，我不喜欢改变，认定了就会一直下去 / 193
Chapter 8	现在，到了礼物被收回的时间 / 230
Chapter 9	你喜不喜欢我，这点是最重要的 / 250
Chapter 10	我愿意为你再尝试一次 / 275

- 番外一 又一夏 / 293  
番外二 誓言 / 297  
番外三 一生一信 / 305  
番外四 主宰一切的存在 / 310

- 番外五 岁月在，我在 / 315  
番外六 也许，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/ 323  
番外七 这萌萌哒的日子 / 335  
番外八 一个人的圣诞节 / 339



## *Chapter 1*

### 传闻中的慕大师



下午一点三十分进行最后一门考试——《中国文化概论》，曾好花了一个小时二十分钟答完题，检查了一遍后交卷。她拿好包，轻手轻脚地走出阶梯教室。

她在走廊上遇到了班主任朱学弈，后者正在低头发短信，余光瞟见走过来的曾好，他突然想起什么，抬头喊住她：“这么快就出来了，题目很简单？”

“考试内容都是画出的重点，我都背齐了，答得很轻松。”曾好咧嘴笑得很开心。

朱学弈表扬了她几句后问：“对了，你是打算今年考研吧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还有半年的时间，你全都用来复习？还是打算一边打工一边复习？”朱学弈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清楚曾好家里的情况，她的经济负担很重，非一般人可以比拟。

“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我需要赚钱，也要有时间复习，但要找到一份能兼顾这两方面的工作，很不容易。”

朱学弈点了点头，琢磨了一会儿后说：“说起来我倒有个不错的建议。我有个朋友的个人工作室需要一个助理，他对专业性的要求不高，但要求态度认真，耐心细致，责任心强。他那边的工作强度不太大，工作时间也比较有弹性，我觉得你挺符合他的要求，你愿意尝试一下吗？”

听起来感觉很不错，加上是朱学弈介绍的，曾好有点心动。朱学弈是学院的明星教师，学识渊博，教学创新，作风民主，待人和蔼可亲，颇受学生的欢迎，他的推荐是值得信赖的。

“如果你有兴趣，现在跟我去一趟办公室，我给你一张他的名片。”

曾好点了点头，跟朱学弈到了二十一号楼的办公室。

朱学弈打开抽屉，找到一张名片递给她。

名片上“慕一淘”三个字映入她的眼眸。

这个人姓慕？很少见的姓氏。等等，怎么有点耳熟呢？电光石火之间，曾好在脑海里找到了线索。

慕一淘是好友夏奈的偶像。夏奈曾用一种兴奋、激动、无比仰慕的口吻提及过他。

“慕一淘是大师级的人物，他是我的偶像，也是我从高中到现在的精神信仰。”

在曾好回想的同时，朱学弈微笑地拧开保温杯的盖子，抿了口茶，然后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慕一淘是个艺术家，之前在英国工作，刚回国不久，现正着手打理个人工作室，目前需要一个助手。”

曾好没想到朱学弈推荐给她的工作对象是慕一淘，不免有点压力，因为根据夏奈的描述，慕一淘绝对是艺术殿堂顶端的人物，是美院莘莘学子顶礼膜拜的“神”级大师，而她自己是艺术类的门外汉，她能胜任这个工作吗？

朱学弈像是没看出她的顾虑，继续为她介绍慕一淘的方方面面，最后简单地提及他和慕一淘的关系：他们是老同学了，初中和高中都是一个班的，至今关系都不错。

“如果你没问题，我下周找个时间带你去一趟他的工作室。”

“可是我完全不懂艺术，平常对这方面也没兴趣，难道没有问题吗？”

“别担心。”朱学弈说，“你需要做的和他的专业没多大关系，你只是做他的助理，协助他的工作，起到一个执行和辅助管理的作用，这本来就是你的老本行，不是吗？”

曾好只犹豫了一会儿就同意了，“嗯，那我个人没有问题，如果他愿意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会努力做到最好。”

临走之前，朱学弈和她约好了时间，还亲切地关照了她几句。

“你放心，他虽然是个艺术家，但没有艺术家的那些怪癖。”朱学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，“他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人。”

去见慕一淘的那天早晨，曾好费心将自己打扮了一番，她选择浅米色V领的中袖衬

衣搭配素雅的条纹薄西装短外套，一条同色系的米色西装裤，还有一双黑色简约风的坡跟皮鞋。

五月下旬的H市气温超过了二十五度，这样穿有点闷热，不过为了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，她觉得在形象塑造这方面不能掉以轻心。她今年二十二岁，初入社会，浑身上下还残留着一股稚嫩劲，所以衣服风格要选得成熟端庄一点，否则很容易被贴上“经验不足”的标签。

她认真打扮好后出门，坐公车前往和朱学弈约好的地方。

在公车上，她收到了夏奈的短信。夏奈问她今天有没有时间出来聚一聚，她回复了一句：“我今天没时间，要忙找工作的样子。”

夏奈回复：“好，那改天再约你。”

退出短信页面，曾好有点心虚，因为没有主动向夏奈报告，自己即将要和她心心念念的偶像见面。

算了，等到事情敲定后再告诉夏奈。

公车开到城西商务中心区，一路上，大幅的IT户外广告、品牌LOGO目不暇接，等曾好看到了国际大厦那个标志物，心想差不多就是这里了。

下了车，她往前走了四百米，成功找到一幢纯钢结构、吊挂式全玻璃幕墙的写字楼。

朱学弈的车正缓缓而来，停在离曾好不到一百米的地方，他摇下车窗，对她招了招手。

曾好用口型说了个“朱老师”，心里踏实了。

朱学弈下了车，直接带她进去，坐电梯至二十三层——慕一淘的办公楼层。

“放轻松点，这不是考试。”似乎看出了曾好的紧张，朱学弈笑着安抚了一句。

“嗯。”曾好提了提精神，一边应着朱老师，一边好奇这个慕一淘会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很和蔼，或者很严肃？

随着叮的一声，电梯抵达二十三层，开门后，朱学弈先一步走出去，她赶快跟上。

整个楼层都很安静，空气中带着属于绿色植物的淡雅气味。

他们一前一后地走着，很快就来到慕一淘工作室的门口。工作室的门微微留了一条缝，朱学弈不见外地推开，并出声报了自己的名字。

里头的光线亮得有些刺眼，曾好微眯眼睛，顺着光源看去。

慕一淘正坐在沙发上，低头读一份东西，闻声抬起头来。他把手上的东西放在一边，从容地说：“刚好九点五十八分，你们没有迟到。”

“守时是最基本的。”朱学弈耸了耸肩，侧过身，介绍旁边的曾好，“她是曾好，这届毕业生中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学生。”

“慕大师你好，我是曾好。”曾好很有礼貌地打招呼。

话说，来之前她特地研究过对慕一淘的称呼，直接喊名字是万万不行的，叫慕先生又有点别扭，至于慕老板？艺术家应该不喜欢如此俗气的称呼，当然也不能和朱学弈一样没规没矩地叫他老慕。她左思右想，觉得“慕大师”是最合适了。

慕一淘安静地打量曾好。

曾好也看清楚了他。

他的眼睛很黑很亮，像是夜空中最璀璨的一颗星子，又像是一块被打磨得光亮的黑曜石，半点浑浊都没有，黑得干净、纯粹。

看的时间稍长，曾好竟然感受到一种摄人魂魄的美感。

曾好没想到慕一淘真人长得这么好看，套用一句女生给男生外表分门别类的台词：这等皮相属妖孽级别。

“你好。”慕一淘点了点头，站起身，走向角落处的冰柜，“老朱习惯喝普洱，你喜欢喝什么？”

“我喝水就好了。”

慕一淘从冰柜里拿出一瓶透明的印着雪山图案的矿泉水递给她。

曾好接过的同时，顺势打量了一下这双传闻中的属于艺术家的手，果然白净修长，关节雅致，非常漂亮。

再抬眸，发现他穿得也很简单，米白色的衬衣，黑色的西装裤，简单的黑白两色搭配就彰显出水墨画的美感。最后，曾好的目光还默默地捕捉到了一个信息：他宽肩窄腰，双腿修长，身材很不错。

“你可以坐下了。”朱学弈拍了拍曾好的肩膀。

曾好跟着朱学弈坐在沙发上，慕一淘则坐在对面，翻看曾好的简历，顺便问了她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她一一回答，他不置可否，目光流连在简历上父母那栏的信息，两个名字都是空白的。

“你成绩不错，四年来了很多奖。”慕一淘动手翻到下一页。

“不多，论奖项，我一定没有慕大师你得的奖多。”

慕一淘闻言抬了抬眼眸，表情平静，没有接话。过了片刻他才象征性地弯了弯嘴角，笑容略有些敷衍。

曾好顿悟了一点：慕大师不喜欢俗气的场面话。

朱学弈懒懒地接了一句：“拿奖这样的事情对老慕来讲太简单了，没什么挑战性。”

出乎曾好的意料，慕一洵从头到尾都没给她出难题，只是公式化地问了她几个问题。待谈得差不多了，他很直接地提出薪酬数字，曾好更感意外，这比她想象的高很多。

“这个数目挺靠谱的。”朱学弈郑重地点了点头，“我替曾好表示满意。”

曾好不敢随便出声。

“满意就好。”慕一洵问曾好，“你个人有什么要求吗？”

曾好检查了一下合同条款，并没有发现任何不妥之处。她摇头道：“我没有特殊的要求。”

“那就从七月开始，可以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曾好拿笔签上自己的名字。

短暂的面试结束，坐电梯下去的时候，朱学弈说了几句：“你刚才挺紧张的，其实没必要，慕一洵不是难相处的人，他只是有点——”朱学弈斟酌了一下用词，“孤傲，或者说感情上比较慢热，对不熟悉的人不太愿意多聊，但不会刻意表现出优越感，更不会瞧不起人。”

“朱老师这么说，那一定是什么问题了。”曾好点头。

“我很早就认识他了，他是个全才，各科成绩名列前茅，逻辑思维特别强，运动也不错，重点是从小就有艺术细胞。当年他以全省第一的成绩考入B大的金融系，念了整整四年，但心里还是喜欢艺术，毕业后凭自己的实力考上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研究生，也是第一个非艺术专业考上那边的中国人。”朱学弈说起这位老同学，言语间颇为自豪，“他很了不起。”

曾好跟着肃然起敬。

朱学弈还有一个会议，不方便送曾好回学校，曾好便一个人回去。

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不好，堵车严重，等红灯的时候，朱学弈拿出手机发了条短信给慕一洵。

“怎么样，你确定是她吗？”

等收到慕一洵的回复，朱学弈对着屏幕微笑，又逗趣地回了一句：“那我将她交给你了，她还很小，你可别欺负她。”

搞定了工作，曾好就有了心情和夏奈出去吃麻辣火锅，顺便把即将去慕一洵工作室

做他个人助理的事情告诉了夏奈。

夏奈的筷子正夹着一个牛肉丸子，闻言，手轻轻一颤，牛肉丸子滚进热锅里，汤汁溅到她白嫩的手背上，她皱眉啊了一声，也顾不上拿纸巾擦手背，立刻追问：“你说的是真的？你见到了慕一洵？！”

曾好道：“对，就是他。”

夏奈的美眸绽放出一道亮光，赶紧又问：“他看上去怎么样？”

曾好客观评价道：“他长得很帅，气质也很好，的确有艺术大师的风范，还有，说话声音也好听。”

夏奈又问了很多具体的细节。

曾好一边回忆一边回答她。

渐渐地，夏奈沉默了，目光有些游离，好像有心事似的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曾好反问。

“没什么。”意识到自己对曾好的嫉妒，夏奈觉得自己有点小心眼，微笑地摇了摇头。

正好手机铃声响了，夏奈接起一听，简单地说了几句就挂下。

“习焕文？”

“嗯，他说待会儿来接我。”

曾好羡慕道：“他对你好。”

习焕文是夏奈的狂热追求者之一，他追了女神夏奈近一年半的时间，直到年初，夏奈才有点松动，虽然依旧不承认他是男朋友，但已经将他列为“可以发展的，尚在考察期”的对象，习焕文欣喜若狂，表现得更为殷勤。

四十多分钟后，习焕文开车来接夏奈，并热情地提出送曾好回学校，曾好也没和他客气。

到了学校，曾好跳下车，和夏奈拜拜，又给习焕文打气道：“习焕文，你继续加油追奈奈啊。”

习焕文从容地回了一句：“你也加油找个男朋友，早日‘脱光’啊。”

曾好笑而不答，朝他们挥手，转身回宿舍。

六月中旬，曾好顺利毕业，她和同院系的一个女生赵浅在城西合租了一套一室一厅一卫的房子。

赵浅不是本地人，毕业后签约了本市一中型企业，暂时担任前台秘书的岗位，她性

格不错，这点和曾好很合得来。两人入住的那天，特地去了一趟小商品市场，买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东西，把屋子好好地布置了一番。

“对了，你那份短期合同靠谱吗？签约的时候逐条检查过了？”赵浅一边将琉璃花瓶放在圆桌上，一边问曾好。

“我看了好几遍，没有问题。”曾好说，“再说，这是朱老师推荐的，会不会不靠谱。”

赵浅坐下，慢悠悠地调整花瓶的位置，提醒她：“给艺术家打工，听起来比给资本家打工要高端很多。不过呢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艺术家在性格上或多或少都有缺陷，偏执、阴郁、暴躁等等，总而言之，不太好对付。”

刚戳完角落的一个蜘蛛网，曾好转过身摘下口罩，脑海里浮现慕一洵风光月霁的模样，他怎么都不像是有性格缺陷的人，“也不全是吧。慕一洵看上去挺正常的，除了有些冷漠。”

“人是要相处一段时间后才能下定义的，你现在无法辨别他是正常还是不正常，总之你要小心谨慎点，尤其是细节上别出什么差错，还有摸清楚他的‘地雷’，别去踩。”

曾好莞尔，用手掸了掸T恤上的灰尘，“好，谢谢你的提醒。”

赵浅摆好了花瓶，伸了个懒腰，站起来走向沙发，抱起打开的笔记本坐下，“对了，你说他叫什么？”

“慕一洵。”

“嘿，我来查一查。”赵浅开始输入“慕一洵”三个字，“哪个洵？”

“三点水的那个洵。”

赵浅输好后按了Enter键。

页面上立刻跳出关于“慕一洵”的搜索结果，赵浅略略一看，评价道：“他好像挺牛的。”

曾好赞同道：“当然，他可是第一个非美术专业考入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中国人。”

“对，上面写了这点，还有其他……”赵浅逐行看下来，“他有一个作品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以二百八十七万港元成交，创下青年油画家作品拍卖最高价，当时他才二十三岁。”

曾好摊手，“你看，老天爷就是这么偏心，长得好看的人还有才华，简直是掠夺普通人的生存资源。”

赵浅托腮盯着屏幕，一脸认真地道：“我还是认定人无完人，他一定有心理或者生理上的缺陷。”

“生理上的缺陷？你这个诅咒也太毒了。”

七月初，曾好正式到慕一洵的工作室报到。

她的办公地点被安排在慕一洵办公室旁边，和他只有一扇玻璃窗之隔，空间宽敞，采光好，办公设备齐全。她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整理、安排、协助慕一洵的日常工作，负责他创作过程中的服务，商务接待安排，创作室内的作品展示及维护，个人网站的宣传和更新，应对媒体，陪同出席会议、办展、发布会、撰写相关文章等等。

内容看似又多又杂，而事实上，曾好很清闲。

譬如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她喝了两杯花茶，浏览了无数的相关新闻，连一个电话都没接听到。

有些无聊，她转头看过去，隔着玻璃窗，看见慕一洵坐在大班桌后，低头处理工作。

她看了他一会儿，直到他不经意地抬头，目光竟然精准地追了过来，她不免有些尴尬，对他微笑了一下。幸好他也没介意她的分心，淡淡地扫了她一眼，收回目光。

就这样悠闲地等到了午餐时间。

慕大师依旧在忙碌。

曾好轻轻叩门后，开门而入，“慕大师，请问你中午吃什么？需要订餐吗？”

“哦，我不需要。”

“那你喜欢鸡腿三明治吗？我带了两个，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请你吃。”

“不用了，谢谢。”

曾好回到自己的地盘，吃着自带的三明治配果茶，琢磨以后的午餐该怎么解决，总不能餐餐啃三明治吧，她要不要自己准备便当呢？不过那样的话至少要早起一个小时。

她就这个午餐该怎么解决的问题想了很久，待吃得差不多了，她无意中瞥见不可思议的一幕：隔壁的慕一洵正坐在沙发上，提起筷子，吃一份热气腾腾的便当。

曾好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上残余的最后一口三明治，突然觉得自己怎么还是那么饿。

慕大师的饭菜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没见他打电话订餐，也没见外卖小哥上楼，难道是他自带的？看上去红红绿绿的，色彩丰富，有点诱人。

下午，曾好和慕一洵就工作上的问题谈了好一会儿，期间她提到中餐的问题，得知他以后会自带中餐，她好奇地问：“是你自己做的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很会做菜？”

“不算很会，但做一些简单的没问题。”

曾好有点意外，他看起来不太像是会下厨的男人。

“对了，我桌子上有几张外卖菜单，上面有联系电话，你想订餐的话可以选择，午餐费我给你报销。”

“谢谢慕大师。”

“曾好，我向你提一个意见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以后可以直接叫我名字。”

“这不合适吧？”曾好笑了，思考了一秒，“要不叫你慕老板？”

慕一洵安静地看她，片刻后淡声道：“你直接叫我名字我会比较习惯。”

“那好，我知道了。”曾好收回提议。

午休的时候，曾好收到夏奈的短信。

“你和他相处得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很严厉？”

“至今和他相处得不错，他不算严厉，只是话比较少，不过鉴于我们是上下级，我觉得他的态度很正常。对了，再透露给你这个资深粉丝一个秘密，你的慕大师他会做菜。”曾好回复。

夏奈显然对慕一洵的一切都感兴趣，问题很多，曾好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

到最后，夏奈提出了一个要求：“好好，我能来你这里看看吗？我真的很想见他一面。”

曾好回复道：“现在不合适吧？我也刚来这里，要不等过段时间再说？”

夏奈似乎有点失望，过了好久后发来一个“嗯”字。

这天结束后，慕一洵和曾好一起坐电梯下去。在电梯里，他主动问她工作是否还习惯。

“今天很轻松，都没做什么事情。”曾好实话实说，“我都有点内疚了。”

“事情不多的时候你可以看看书。”他说，“你不是准备年底考研吗？”

“对，我是打算年底考研。当然，首先以完成工作为第一任务，有空闲的时间再看书。”

说话间，她的手机轻轻一震，夏奈的短信又追了过来：“你下班了？他还在工作吗？”

曾好抬头对慕一洵说：“说来很巧，我有个朋友是你的狂热粉丝，她也是学美术的，特别崇拜你。”

“哦。”慕一淘没有特别的反应，“请你帮我谢谢她。”

“我会转述的，她一定很高兴。”曾好补充一句，“你不仅是她的偶像、学习的对象，还是精神信仰。”

慕一淘轻不可闻地笑了一下，“这有点夸张吧？”

“是真的，她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你了，还是以你为终极目标走上艺术这条路的。”

慕一淘的视线轻轻落在轿厢的显示屏上，声音和淡道：“终极目标是我的话，定得太低了。”

“嗯？”曾好没听清楚。

恰巧，叮一声，电梯门开了。慕一淘没多作解释，径直走出去，曾好带着疑问跟上去。

走出写字楼，发现外面在下雨。

慕一淘回过身来，问曾好：“曾好，你带伞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我车上有把伞，你先拿去。”

曾好从慕一淘的手中接过一把黑色格子的伞，客气地说了声谢谢。

“不谢。”坐在车里的慕一淘侧了侧头提醒她，“路上小心点。”

曾好回到家，刚跨进门，站在桌前摆弄电饭锅的赵浅立刻问她：“第一天工作的感觉如何？”

“感觉很闲，闲得我都惭愧了。”

“你急什么，这才第一天呢，就当熟悉一下环境，再说闲有什么不好？”

曾好点头，顺手把慕一淘的伞搁在玄关处。

赵浅瞟了一眼，“这把伞不是你的吧？”

“是慕大师的。”

赵浅笑了，“我说呢，这么高端大气。”

两人的晚餐是小火锅，吃完后赵浅先去洗澡。

曾好随意地转了转电视频道，晚间新闻刚结束，狗血电视剧还未开始，连转了好几个台都是重复的广告。

突然，转到一档财经类的访谈节目，她的视线固定在一张熟悉的面孔上。

“越总，请您谈一下关于这次会议重点提出的EMC服务模式，它将给现在的酒店服务行业带来哪些冲击，换句话说，酒店所需要的能源服务核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”

屏幕上的男人短发、干练，目光精锐，身着深灰色条纹的西服，气质稳重，仪态完

美，听完记者的问题后，他清晰地回答：“能源服务核心的意义不仅是某个销售产品或者某项技术，而是为酒店减少能源成本的综合服务，大致包括设备和金融两方面。这需要具有外部资源和资金实力的专业化能源公司来实施，配合酒店水、暖、电、气等各项数据提供，进行实验性的尝试，看是否能达到政府要求的约束性指标。”

他回答完后微微颔首，侧过脸，目光正好和看电视的曾好碰在一起。

曾好一怔，就算这个男人被火烧成灰她都认得出。

屏幕上的他对答如流，时而来一句冷幽默，轻松跳过某些敏感的问题，此外，他那张精致不乏英气的脸很上镜，举手投足间的风采十分夺人眼球。

越锡廷，二十九岁，现任润拓酒店的首席执行官，也是曾好第一个喜欢的男人。

此刻，她看着屏幕上他那双绽放光彩的黑眸，想到那会儿，她常常趁他午睡的时候搞偷袭，偷亲他的眼睛。大多时候，他睡得很熟，没有知觉，但有一回被他察觉了。他蓦地睁开眼睛，迅疾地把她拉到自己怀里，低声问：“老实交代，你这样偷袭我多少次了？”

她很实诚地说有五次。

他笑了，很温柔地抚摸她的发顶，“你很喜欢我的眼睛？”

“嗯，你的眼睛很漂亮，和天上的星星一样。”

他抬起手指摸了摸眼角，认真地想了想，“你不会是想摘下来吧？”

当时她懵懂得接不上一句话，眼睁睁地看着他俯向她，唇如羽毛一般拂过她的额头。

后来她才知道他当时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温柔只是逢场作戏，他只把她当作一个工具，利用她博取她父亲的信任，进而获取自己所需。

从头到尾，别说爱了，他对她连喜欢都没有。

.....

“好好！”

曾好回过神来，转头向卫浴室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的护发素用完了，你帮我拿瓶新的，就在电视柜下的第二个抽屉。”

曾好帮赵浅拿了瓶新的护发素，走到门口递进去给她。

赵浅伸出一只光溜溜、泛着热气的胳膊，接过后问：“你看什么节目看得那么入迷？我连喊了你五遍，你都没反应。”

“无聊的娱乐新闻。”

“等会儿和我八卦一下。”

“好。”

等两人都洗完了澡，一起坐在沙发上闲聊，聊得口有点渴了，曾好削了两个苹果，递给赵浅一个。

赵浅接过后啃了一口，“好好啊，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啊？”

曾好有些愕然，“啊？”

“看你的反应就是有的，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”

“哦，高中的时候。”

“最后分手是谁甩谁的？”

“我被甩了。”曾好心平气和地说，“因为他骗了我。”

赵浅有所触动，放下手里的苹果，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谁年少无知的时候没有爱过一个骗子，就当攒人品了。我们换个话题，你再和我说说你新老板的秘辛。”

雨下了一个晚上，直到隔天早晨才停歇。

曾好抵达写字楼的同一时间，慕一洵开车进入地下车库。

停好车，慕一洵把车钥匙收进口袋，径直走向电梯。

电梯在五层停下，有几个人陆续进来，其中一个端着咖啡的员工正扭头和后面的人说笑，还打手势，压根没注意到面前的慕一洵，然后一个不小心，手里的咖啡泼到了慕一洵的衬衣上。

“真不好意思。”那人反应过来立刻道歉，往包里找纸巾，“等等，我有纸巾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慕一洵已经从口袋里取出一块浅纹格子的方巾随意地擦了擦。

那人依旧在道歉，慕一洵淡淡地说了句“没事”。等电梯到达二十三层，他快步走了出去。

曾好来到工作室门口，发现慕一洵的门微微敞开着，心想他应该是到了。她轻轻推开门，入眼的是很不方便的一幕——慕一洵正在换衣服。

她欲退出来，却没来得及，慕一洵已经转过身来。

他披着一件薄衬衣，解开了扣子，在明亮的光线下，他健美的胸肌有棱有角，八块腹肌呈完美的扇面，看上去结实又有弹性，足够赏心悦目。

“我在换衣服，你先出去。”

曾好说了句抱歉，飞快地退出。带上门，她却不自主地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，心里冒出一个疑问：他竟然有这么大的胸肌，明明穿衣服的时候显得挺清瘦的。

慕一洵换好衣服，走到大班桌后，一手插裤袋，一手随意地翻着他买的一份早报，